

古史記

江道中于洛杉磯年八十有六



古史記

江陰先生于冬杪歲年八十有六



蘇子平

PDG

古史記

宏文藝苑叢書之二十七

纂者：九夷先生

出版者：宏文藝苑

歲次民元甲申年八月

西元二〇〇四年八月

宏文藝苑
PDG

古史記述要

九夷先生

渾淪未判，朦朧未分。天地混其體，日月含其輝，山川隱其神。然後，廓然既變，清濁乃陳。二儀立而陰陽交，六合拓而萬類萌。參伍遂通其變，錯綜遂極其數。舉萬物之紛蹟，變動已併包於太極中矣。非遞相生，遽轉有也。蓋自開闢以來，易早在天地之間，顧義蘊末，宜待聖人之興起焉。

列子：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，孰誌之哉？三皇之事，若存若亡；五帝之事，若覺若夢；三王之事，或隱或顯。陽子居曰：太古之事，滅矣，孰誌之哉。屈原曰：遂古之初，誰傳道之。三復其言，而知稽古之無徵。孰能默識傳述，俾世無失墜，信考古者之難也。夫三子，生當周季，去古未遠，而已歎，古初之莫紀。故仲長統昌言：高辛已往，則聞其人，不見其書；唐、虞、夏、殷，則見其書，不詳其事。周氏已來，載籍具矣。矧百世以下，遭秦燔滅之餘，後世競傳，而欲妄稱上世之遺事，豈不亦紛亂迂誕哉？夫物必有所自始，事必有所由起。乾坤定位，萬彙繁滋，民生總總，氣稟不一。意必有聖人焉，首出庶物，以爲之主。由是，君道立矣。第文字未興，史官未設，尹始政教，固甚簡略也。視本書所載，豈何嘗簡略哉！

然則盤古以上，謂無君乎？吾不得而知也。天皇以下之君，謂盡可指數乎？吾亦弗敢信也。人壽之不齊，今猶古矣。何獨洪濛之辟（君也），皆身歷運會？安得九頭、五龍，德皆神異，分理寰區，無或殂落！奚天皇、地皇兄弟，各一萬八千歲哉？信如上古，十紀之說，名不雅馴，薦紳之所難言。即所稱二百二十六萬餘年，分爲十紀，則是享年有永，祚世爲不長也。疏始自黃帝

，多歷年所，顧不數見矣。以訖獲麟，不過二千年耳。方之以前，修短不倫，忽焉與魯史春秋，同時絕筆，何其多舛？足見太古，未嘗無君也。然泰山、梁父之形兆垠堦，仲尼不能盡識。與夫管、莊之所稱道，戎夫之所訓戒，倚相之所能讀。求之，或在書契以前，或經孔子刪棄，豈皆無裨於世，罔資於學也。舍詩、書、六藝之文，爲得歟？爲失歟？棄諸子識、緯之雜說，不能遠求洪荒以上之氏號，其爲得歟？其爲失歟？空見今世，遺址在，故物存。洵乃好古之失，不學者之過也。予非好奇、多疑之人也。奈近世，已出現八、九千年前之物，猶一視漠然，無關痛癢。豈非盲人何？愚夫何？因此，遂著此書。

華夏、考古說

首言華夏。尚書：華夏、蠻、貊，罔不率俾。注：冕服采章，曰華；禮義大國，曰夏。華夏自往古，先民即生於斯，居於斯，老於斯，終於斯。荒史稱已歷二百餘萬年，亦云久矣！所居，稱之中國。即禮記曰：是以聲名，洋溢乎中國，施及蠻、貊。

華夏，位崑崙山之下。以是水經注：崑崙山，三級。下曰樊桐，一名板松，二曰玄圃（全縣。懸也），一名閭風；上曰層城，一名天庭（太帝之居）。禹本紀，與此同。高誘注：河出崑崙，伏流地中，萬三千里，禹導而通之，出積石山。山海經：自崑崙至積石，一千七百四十里；自積石，出隴西郡至洛，準地志，可五千餘里。穆天子傳：自崑崙，入於宗周萬里；自灋水西北，至陽紆之山，三千有四百里；自陽紆西至河首，四千里。山海經：方八百里，高萬仞。淮南子：高一千一百里一十四步二尺六寸。按步天之法，不詳；里非直量，當以高低、紆回，而計之。

朱熹曰：崑崙爲地之中，中國至於闕二萬里，西去四千三百餘里，即崑崙。天下之山，祖于崑崙。又分三大支，以入中國：北支經祁連、賀蘭、陰山、興安嶺、長白、泰山、太行、恆山等；中支經岷山、秦嶺、伏牛、大別、霍山等；南支合雪山、高黎貢山，經雲嶺、五嶺、羅浮、武陵、廬山、括蒼、天目山等。巴比倫、埃及、印度、中國，向稱四大文明古國。埃及等，自十九世紀末，迄本世紀初，已有五千年歷史。中國因史記所載，僅四千七百年，何以獨晚甚。傳說中之三皇、五帝，既未敢言遠，遂視爲神話。以是有巢氏、燧人氏、伏羲氏、神農氏，自不外皆是奢想，難作依據。其史實，果如此乎？

四埧、齊家、馬家窯、仰韶、龍山、屈家嶺、大溪、大汶口、青蓮崗、良渚、馬家濱、河姆渡等，近世所謂之諸文化，人云者眾，可以休矣！先就目下考古所傳，約略而言，計有：

民十年，在河南澠池縣，發現新石器時遺址，稱仰韶文化。

民十七年，在山東章丘龍山鎮城子崖，發現龍山遺址，碳十四測定，距今四千多年，約堯時；所製石器發達，有石鏃，始養馬。民十八年，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，出土文物，約距今四千五百年至三千七百年，約小昊前至商；計遺址九座，陶器達十多萬件；一件三足炊器，上部若泡菜罐，下部有空心三足，內可裝食物；三足之間，可升火燒煮；有大量家畜禮器，貓頭鷹、杜鵑（蜀帝杜宇也）、象、虎、蛤蟆等；有一石人，兩手反背，跪坐，頭無，可能乃祭祀用。民四十一年，在陝西西安，發掘出半坡遺址，已證明農業極發達；測定距今約六、七千年前，稱半坡仰韶文化，應爲陰康氏至無懷氏物。民四十三年，在山西襄汾縣，發掘出三枚人類牙齒化石，及大量石器，距今一萬七千年前；與民十六

年，北京周口店龍骨山之猿人，生活相同；能直立行走，製簡便工具，以野果、動物爲食，羣居爲生；用磨及鑽孔術造石器、骨器；用骨針將獸皮縫成衣服，以獸骨製裝飾品；已知分工，男捕魚、獸，女烤物、製衣。民四十八年，在山東泰安縣，發掘出大汶口遺址，約四千多年至兩千多年，約帝鴻氏至周；從墓葬言，有合葬情形；隨葬品十分懸殊。

民五十二、三年，於陝西藍田發現，距今八十萬年之猿人頭骨、上下頷骨、牙齒。

民六十七年，甘肅泰安大地灣遺址，距今七千年至五千年，約陰康氏至無懷氏；計房址二百四十座，墓葬七十九座，窯址三十八座；殿堂式之屋，主室面積達一百三十平方米，正面有大門三，頂樑柱二，附壁柱十六；木柱悉不存，尙有用草泥圍在外之防火保護層；地面光潔，而似水泥；並有約五千年，以黑色所繪之地畫，東西約一點二米，南北約一點一米；正中一人，兩腳交叉，長髮飄散，手握一棒；另一人較小，呈行走狀；下爲長方形框，內有動物二。民六十八年夏，遼寧東溝縣後窪馬家店鄉三家村，發現五千年前，測定約神農氏末，房址四十三座，陶器四百多件，滑石、玉石等雕刻，有龍、虎、豕、狗、雞、鵝、鷹、鳥、蟲、魚等，農具千多件。河南濮陽黃泛平原，鄆城臺和戚城，發現六千年前至兩千年前，約無懷氏至周朝之物；房址八座，窖穴七十座，墓葬八十三座，出土銅、鐵、陶、石、骨、蚌器六百多枚；刻有文字，圖案彩陶五十多件；既有文字，遠或在伏羲氏之前也。遼寧凌源縣及建平縣交界之牛河梁村，發掘出五千年前，測定約神農氏中期；六堆石墓，一座大祭壇，一座女神廟遺址，一座類似城堡之石砌圍牆，一些破碎裸女雕像、玉片，一尊大

小與真人接近，尙完整之彩繪陶質女神之頭，眼鑲綠玉，炯炯有神；兩尊陶質無頭孕婦小裸像，以及泥塑殘塊；祭壇方型，丘爲圓型，象徵天圓地方；佈局以南北軸線分，有中心及兩翼主次；成批之動物雕刻，有龍形玉飾，胎厚一點三厘米，鏤空花紋彩陶薰爐蓋殘片；晶瑩碧綠之束髮玉簪，造型逼真之玉豕等。甘肅秦安縣，出土距今五千年，約神農氏中期，建築遺址，總面積四百二十平方米，是一長方形屋，大門向南，門開在中間第五間；八柱九間，東西各設側門，通向側室，北是後室；內部居住面積爲一百三十一平方米，周圍有黃土造成之斷牆殘壁；地面大廳平整光潔，極似現代水泥，抗壓強度，今可達每平方厘米一百一十至一百二十公斤；廳中二頂樑大柱，早焚毀，護柱泥壁仍完好；大柱直徑爲五十七公分，木柱圓周達一點七九米；奇數開間，左右對稱；按此即黃帝，合宮之前身也。雖稱原始，卻爲中式建築之典型。民六十九年廣西柳州市白蓮洞遺址，發現兩枚古人類之牙，一爲中年男，一爲青年女；皆爲美食家，於食渣層中，可見密集螺殼，均已敲去尾部，不異今人；出土石斧、石鏹、石環、箭鏃等五百多件，動物骨骼化石三千五百件之多；有火痕跡；自所用敲、砍等工具而論，已跨越舊石器、中石器、早新石器時代，距今三萬年至七千五百年，最末約有巢氏。雲南江川縣境內，三座湖之間，發現很多古動物化石；距今一百萬年前之石器，且有人類加工痕跡之石料、石塊數千件，重達一噸多；加工精細，種類繁多；大者砍砸、刮削，小者尖狀、小石鑽等；甚至有眾多，僅指甲大小之石器；加工石器，多達上千件。

民七十三年秋，遼寧營口縣金牛山，發現完整之直立猿人化石，乃剛成年之男；測定爲二十八萬年前，相當洪積世中期；民

十六年，在北京郊外周口店，所發現之北京猿人，測定爲二十萬至六十萬年前化石，並無額骨、腰骨、肋骨、手腳骨。民七十六年，內蒙古涼城縣園子溝村，發掘出距今約四十五百年窯洞，約帝鴻氏時；兩孔仍完好之洞內，地面、牆壁均塗石灰，高約兩米多，面積約十二平方米，極爲敞亮；計出土窯洞屋二十八座，半地穴屋四十三座；門向東或東北，式則平面爲呂字形，皆雙聯式；外間爲壁灶，供炊；後間爲臥室，有圓形地面灶，供取暖之用，灶直徑約一米；邊飾寬六厘米之黑陶，製作精美；還發現陶罐、盆、鬲、甗、甌、甔、磨光石斧、骨椎等三百餘件。

考古界嘗說，最早中國城市，在山東日照五蓮縣丹土村出現，距今四千年，約夏初；後於鄭州北，近黃河處，又發現一古城址，距今爲五千三百年前，約女媧氏造；在長江中游、上游，遼河流域，發現五千年以前古城址，約神農氏時；最大者，可容納一萬餘人；較大之幾座城，築有長達三英里之防護牆；武漢到江陵之間，先後發現九座古城遺址；咸都附近上游，發現四座古城遺址，城內出土多種武器，還發現繪有幾何圖案之精美陶器；古城面積，一般都在二千英畝左右，大者到二千二百五十英畝；從生產工具、生活用品言，非是單純軍用城堡，而是古老城市；可追溯到紀元前七千年左右。世人皆知，三千六百年前，埃及首都底比斯，擁有廿二萬居民；二世紀羅馬城，含奴隸有百萬人口，迄九世紀，因鎮壓、外來蠻族攻擊、內部奴隸暴動，已不足廿萬人。南朝健康、唐長安皆曾高達百萬人；宋杭州，則有一百二十萬居民。

去年七月，在淮河之間巢湖，發現沿河而建之陵家灘古城遺址，有大型神廟建築、防禦設施；在錢塘江西岸，杭州市郊瓶窯

發現長四公里半之土垣，內側莫角山城，則發掘出大面積良渚文化之建築基址；有成排豎立大木柱，有不少帶有卯榫之大方木構樑柱，有土坯之牆體，有精土夯築之地基；五千年前，該是雄偉之建築；並有居址、祭壇、墓葬羣與碎陶片，足見早有城市。

三大國外，古文明王朝，相繼在外族，入侵下崩潰。古城市隨之毀滅或衰落，或淪為鄉村或變為殖民地。繼續發展者，只有中國。雖先後亡於遼宋、蒙元、殘明、滿清，幸民族語文猶存。今則益為發皇，曰為進步。希臘人從巴比倫楔形文，埃及人象形字，閃米來特人表音文字，創造希臘文；學東方先進技術，創造出荷馬時代。由前所述，再看吾國之史記所載，論歷史，時約差一倍。因而前述對照，與後所言之世，應予加長。如呂覽、尸子言：神農七十世。即是。寧不奇乎？

皇之說

早年之皇，初無天帝，或帝王之義。以君釋皇，乃後起之說。皇，初為贊天神之詞，詩：皇皇上帝。皇矣上帝。書：皇天上帝。左：皇天、后土。是也。後，帝前乃有皇字。皇，乃尊大之稱，王侯祖考，皆可加之。非帝、王之外，別有所謂皇者也。故書：皇帝、皇后；詩：云皇王、皇祖；離騷：朕皇考曰伯庸。書：皇帝哀矜庶，戮之不辜。皇帝清問下民。是帝，亦稱皇也。詩：皇王惟辟。皇王烝哉。是王，亦稱皇也。書：惟皇作極。又：皇后憑玉几。詩：皇尸載起。莊子在宥篇：廣成子曰得吾道者，上為皇，而下為王。即，專用於人者也！

亦稱三皇，姜太公曰：三皇之時，近之則利，去之則病；所謂上聖，神德而治，其次教而化之，近聖賞罰之。故知，六韜稱

三皇，時亦久哉！洛書：皇道敷，故帝者興。春秋運斗樞：皇者，合元履中，開陰布綱，指天畫地，神化潛通。風俗通：皇者天，天不言，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；三皇垂拱，無為設言，而民不違；道德玄泊，有似皇天，故稱曰皇。後，則人、神，似混稱焉！

六經，皆不稱三皇、五帝。惟文子、列子、莊子、呂氏春秋、五經緯，稱三皇。莊子所言三皇，疑皆三王也；子貢所謂三王，釋文或作三皇也。

先秦之書，存之今者，周書、老子、曾子、董子、慎子、鄧析子、尹文子、孫子、吳子、尉繚子，皆不言三皇、五帝。論語、墨子，稱三代；左氏傳、國語、商子、孟子、司馬法、韓非子、燕丹子，稱三王。鄭玄曰：德合北辰，得天皇之氣者，皆稱皇；協五帝座星者，皆稱帝。

左傳：左史倚相，能讀三墳、五典、八索、九丘。尚書序：伏犧、神農、黃帝之書，謂之三墳，言大道也；少昊、顓頊、高辛、唐虞、虞舜之書，謂之五典，言常道也。尚書大傳以燧人、伏羲、神農為三皇；禮含文嘉作宓戲、燧人、神農；甄耀度作燧人，餘全；白虎通以伏羲、神農、燧人，或伏羲、神農、祝融為三皇（燧、祝，皆為掌火）；梁武帝以伏羲、神農、燧人為三皇；中侯敕省圖、春秋運斗樞以伏羲、神農、女媧（或置之前），是謂三皇也。鄭玄、同馬貞從之。兼明書：燧人、女媧、祝融俱霸而不王。

董仲舒春秋繁露：推神農，以為九皇。或謂神農，計九世也。譙周古史考：以燧人，備三皇，謂在庖犧之前。補三皇本紀：則本春秋緯，以女媧備三皇，而謂在庖犧之後。

黃帝，爲五帝之一，不可配三皇。惟犧、農，可以爲皇。以是淮南子：泰、古二皇，得道之紀。即謂之也。巫有三皇，史則二皇，諸家各以己意，爲補之。白虎通義、風俗通義、潛夫論：於三皇，皆盛道伏羲、神農；惟另一，或曰女媧，曰燧人，曰祝融，曰共工，遂各不同。此，諸家之所異也。其同其異之間，而三皇說，遂發展爲可跡而求也。

至於三皇，則各有說焉。伏生等曰：以燧人爲燧皇，燧人以火紀，故託於天；伏羲爲戲皇，以人事紀，故託於人；神農爲農皇，以悉地力，故託於地。則將後之三皇，比爲古之三皇也。則與河圖、尚書大傳、白虎通，爲近也。媧、黃，皆屬人事，則又盡同也。又，鄭玄、宋均、譙周及命曆序、禮含文嘉、甄曜度、雜書皆曰：三皇與伏同。鄭玄注通卦驗：燧皇，謂燧人，在伏羲前，風姓，始王天下。譙周古史考：太古之初，有聖人，以火德王，號曰燧人；鄭、譙二氏，皆以燧人，爲百王之首。即是也。三皇初爲天帝，後遂爲上古之王。方肇國之初，御世者，名利心甚小。尊崇與貧賤，幾無何差異。以是身後事蹟，遂顯平庸也。然若滴水見海，擣土成山。拾諸閭浮而言之，亦未可量也。

王之說

書：堯、舜曰帝，夏、殷曰王。詩：商頌曰玄王、武王。學者言，夏、殷、周，稱王。而詩、書、易、春秋，未嘗言三王；惟易：泰、歸妹，卦曰帝乙、歸妹；書：酒誥、多士、多方曰自成湯，至于帝乙。故史記：夏、殷之君，皆曰帝。曲禮：告喪曰天王登假，措之；廟立之主，曰帝。譙周曰夏、殷之君，生稱王，死稱廟主，皆以帝號配之。帝王世紀：夏、殷曰帝。曲禮，乃

秦、漢後書。譙周、皇甫謐之說，皆出於史記，不足爲據。

易下繫：古者，包犧氏之王天下也，包犧氏沒，神農氏作；神農氏沒，黃帝、堯、舜氏作；載繼世更王，而無三、五之數。顏師古曰：三，謂三皇；五，謂五帝。三皇五帝說，略定，然義猶昔也。皇帝之說，在漢時，凡有二派，持說靡同：一主三皇，詳於伏生；一主九皇，本之董子。

古之王，必立德立功，本仁祖義。褒忠祿賢，勸善刑暴。經之以仁義，緯之以文武。二儀叶德，五精翼化。下洞淵泉，上達蒼昊。遂文子：古之立帝王者，非以奉養其欲也；聖人踐位者，非以逸樂其身也。漢書晁錯傳：五帝神然，其臣莫能及；故自親事，處于法宮之中，明堂之上；動靜上配天，下順地，中得人；故眾生之類，亡不覆也；根著之徒，亡不載也；燭以光明，亡偏異也；德上及飛鳥，下至水蟲，草木諸產，皆被其澤。禮記：昔先王，尚有德，尊有道，任有能，舉賢而置之，聚眾以誓之，是故，因天事天，因地事地。又，天子以德爲車，以樂爲御。以是春秋演孔圖：天子，皆五帝精寶，各有題序，次運相據；起必有神靈符紀，諸神扶助，使開階立遂（安也，成也）。目的乃在此。其反者，非王也，乃賊也。故莊子：人主者，以天下之目視，以天下之耳聰，以天下之智慮，以天下之力爭。是故號令能下究，而臣情得且聞。又，夫帝王之德，以天下爲宗，以道德爲主，以無爲爲常。又，古之王天下者，知雖落天地，不自慮也；辯雖彫萬物，不自說也；能雖窮海內，不自爲也。天不產而萬物化，地不長而萬物育，帝王無爲而天下功。故曰：莫神於天，莫富於地，莫大於帝王。足見欲臻此境，殊不易也。況相侵漁則教之，相欺陵則治之。使民，愛如日月，畏如雷霆。悅服而尊之，必待

出乎其類，拔乎其萃也！

又，人主有五壅：臣閉其主曰雍，臣制財利曰雍，臣擅行令曰雍，臣得行義曰雍，臣得樹人曰雍。臣閉其主，則主失位；臣制財利，則主失德；臣擅行令，則主失制；臣得行義，則主失名；臣得樹人，則主失黨。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，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。以是文子：帝者，天下之適也；王者，天下之往也；天下不適不往，不可謂帝王；故帝王，不得人，不能成；得人失道，亦不能守。朝錯新書：帝王之道，包之如海，養之如春。答賓賦：其君天下也，炎之如日，威之如神，亟之如海，養之如春。譬猶草木之植，山林鳥魚之毓。文似白話，則雜寶藏經：夫為王者，率土歸仰；王當如橋，濟度萬民；王當如秤，親疏皆平；王當如道，下逮聖蹤；王者如日，普照世間；王者如月，與物清源；王如父母，恩育慈矜；王者如天，覆蓋一切；王者如地，載養萬物；王者如火，為民除患；王者如水，潤澤四方。然至秦後，王之義遂改，並論已難。說苑：鮑白令之對秦始皇曰：天下官，則讓賢是也；天下家則世繼，是也；故五帝以天下為害，三王以天下為家。萬機論：五帝，官天下，故傳之賢；三王，家天下，故傳之子。其之始，其之終，韓詩外傳：四德具而天下往之，四德無一而天下去之；往之之謂王，去之之謂亡；故曰：道存則國存，道亡則國亡。

尚書大傳：三王之治，始環之無端，如水之勝火。世遂有三皇之世如春，五帝之世如夏，三王之世如秋。非春不生，非夏不長，非秋不成。其時不同也，而功同。三王異世，不相襲禮；五帝殊時，不相沿樂。曰作，曰然。以帝而稱傳：今之王，古之帝也。然論其所為，是豈無高下，隆汙之殊哉！尚書傳：故諸

侯不得稱王，稱王者僭也。自徐偃、吳、楚，始也。天無二日，民無二王。國無二主，尊無二主。故諸侯，不得相推為王。相推者，亂也。自徐州之役，始也。既列國，皆稱王矣。復以王，為不足而相尊，以帝若此者，悖也。自秦昭、齊閔，始也。王者，天子之稱；霸者，疆侯之號。未有兼稱霸王者，而兼稱之，陋也。自頃籍，為之也。

帝之說

帝，本為昊天之神。帝，乃稱上帝。自戰國末，因秦，有帝制二字，遂化為人。帝遂以皇字替代。未幾，皇字亦化為人。論語唯稱三代，如周監于三代。荀子：告誓不及五帝，盟詛不及三王，交質子不及五霸。禮斗威儀：曰帝者，得其英華；王者，得其根核；霸者，得其附支。故帝道不行不能王，王道不行不能霸，霸道不行不能守其身。梁穀傳注：五帝之世，道化淳備。

春秋傳、呂氏春秋以黃帝、炎帝、太皞、少皞、顓頊為五帝；月令因之。易下繫：或以庖犧至舜，是為五帝；易傳、三統曆以庖犧、神農、黃帝、堯、舜，為五帝。國語：世本、大戴禮、史記正義以黃帝、顓頊、帝嚳、唐堯、虞舜，為五帝；孔安國尚書序、皇甫謐帝王世紀、世本孫注：以少昊、顓頊、高辛、唐虞，為五帝；禮記以黃帝、顓頊、帝嚳、帝堯、帝舜，為五帝。一說，梁武帝以黃帝、少昊、顓頊、帝嚳、帝堯，為五帝，五帝有六，一瞬也。諸說紛紜，略有不同。

穀梁傳、荀卿子、鬼谷子、亢倉子，稱五帝；亢倉子又稱明皇聖帝。孔穎達曰：穀梁傳，漢初始作，不見經文。陸德明曰：穀梁赤，乃後代傳聞。襄陽處士王士元謂莊子，作康桑子；太史

公、列子，作亢倉子，其實一也。亦非五帝與三王，爲四代而已。爲此，鄭玄及諸儒，自相譏病。略。

假帝號以尊王，遂有人之五帝。公羊成八年注：引孔子曰德合天者稱帝。即漢師之稽古同天，皆謂人帝，非稱神帝。亦即魯語：有虞氏、夏后氏，禘黃帝而祖顓頊；商人禘舜，而祖契；周人禘嚳，而郊稷；皆有功，烈于民者也，及前哲令德之人，所以爲明質也！孫子行軍篇：凡此四軍之利，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。蔣子萬機論：黃帝初立，不好戰伐，而四帝各以方色稱號，交共謀之。此，爲最早之五帝說也。遂有左傳昭十七年傳：陳，太皞之虛也；魯，少昊之虛也；鄭，祝融之虛也；衛，顓頊之虛也！有功之先民，因居或止其地者，奉之爲神。又因勢力，隨國運之消長，視神威之等差。以一地一國所奉，進而爲眾國一方所崇。寢假而成大神，而眾小神遂爲佐焉。

樂極耀嘉：德象天地爲帝，仁義所生爲王。易坤靈圖：在政，不私公位，稱之曰帝。易緯：曰帝者，天號也。德配天地，不私公位，稱之曰帝。易軌鑿度：曰帝王興亡，必察八部，觀卦之符，物之應動。注：八部者，八部之方。□將興，以孟月，□將士；以季月，觀非卦之符。如震則有龍，巽則有雞之類。謂雲物也。蓋皇帝之尊：在皇者效三才，帝者法五行。董仲舒春秋繁露：通天地，陰陽，四時，日月，星辰，山川，人倫，德侔天地者，稱皇帝。蔡邕獨斷：皇、王、后、帝，皆君也。白虎通：煩一夫，擾一士，以勞天下者，不爲皇也。呂氏春秋執一：變化應求，而皆有章；因性任物，而莫不宜。彭祖以壽，三代以昌，五帝以昭，神農以鴻。此中，已載入彭祖、神農矣。

武經七書：三皇無言，而化流四海，故天下無所歸功。帝者

，體天則地，有言有令，而天下太平，君臣讓功，四海化行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。後，遂有三皇神其體，五帝妙其用之說。孝經鉤命訣：三皇步，五帝驟，三王馳，五霸驚。風俗通：三皇結繩，五帝畫像，三王肉刑，五霸黠巧。故而冉有問孔子：三皇五帝，不用五刑。足見孔子時，未有語三皇、五帝言者。且經傳之述上古，亦無三皇之號。春秋傳：僅溯至黃帝。易傳：僅至伏羲。初無五帝之名，亦無五德之說也。呂覽緣此，遂刪共工氏，而以五德分屬之，失傳之本意矣！惟有周禮稱三皇、五帝。呂氏春秋：五帝，先道而後德，故德莫盛焉；三王，先德而後事，故事莫功焉；五霸，先事而後兵，故兵莫強焉。淮南子：帝者體太一，王者法陰陽，霸者則四時（謂有節，不失其序），君者用六律（生殺賞罰，予之與奪）。初學記：功合神者稱皇，德合地者稱帝，義合人者稱王。管子：明一者皇，察道者帝，通德者王，謀得兵勝者霸。新論：無制令、刑罰，謂之皇；有制令，而無刑罰，謂之帝；賞善誅惡，諸侯朝事，謂之王；興兵約盟，以信義矯世，謂之伯。

尚書緯：帝者天號，王者人稱，天有五帝以立名，人有三王以正度。後之天文志：三皇邁化，民不犯惡。廣弘明集：三皇統天，五帝御寓，道含弘而遠大，德普覆而平均。桓譚新論：三皇以道治，五帝用德化，三王由仁義，五伯以權智。阮籍通考論：三皇依道，五帝仗德，三王施仁，五霸行義。則先秦之皇、帝、王、霸，乃古史之舊義，下至魏、晉，猶未喪失。與五帝之無疾而終者，自不同也！左傳：炎帝氏以火紀，爲火師而火名。又，自齊威、宣時，騶子之徒，論終始五德之運。及秦帝，因齊人所奏之，故始皇采用之。淮南子齊俗調高誘注引騶子：五德之次，

從所不勝，故虞土，夏水，殷金，周火。七略引騶子：終始五德，從所不勝，土德後，木德繼之，金德次之，火德次之，水德次之。僅言某德勝某德，並不以黃帝，而言五運。騶子據三王，以言五運；又以五運，而易三統。故曰五帝、三王之說，不並容也。既據三王，以言五運，不數顓頊、帝嚳、堯、舜。此白虎通，五帝無有天下號之說；大戴禮有五帝，皆同姓說也。呂氏春秋召類：黃帝之時，天先見大螾、大螻，黃帝曰土氣勝；及禹之時，天先見草木，秋冬不殺，禹曰，木氣勝；及湯之時，天先見金生刃于水，湯曰金氣勝；及文王之時，天先見火，文王曰火氣勝；代火者必將水，天且見水氣勝。此齊人之說，呂不韋之所取者也。史記：騶衍以陰陽主運，顯於諸侯；燕、齊海上之方士，傳其術；怪迂阿諛，苟合之徒，自此不可勝數也。自五行之說興，以五行，分配五帝、五方；太皞以東帝爲木，少皞以西帝爲金，顓頊以北帝爲水，黃帝以中央之帝爲土。炎帝以火紀，主南方。句芒、蓐收、玄冥，本少皞氏叔，句龍本共工氏子，祝融本顓頊氏子，主鄭虛，亦以爲五行之官，祀爲貴神，而分佐于五帝。

家語：季康子問於孔子，曰舊聞五帝之名，而不知其實，請問何謂？孔子曰昔丘也，聞諸老聃，天有五行，木、金、火、水及土，分時化育，以成萬物，其神謂之五帝；古之王者，易代改號，取法五行；五行更王，終始相生，亦象其義也；故其生爲明王者，而死配五行。按自戰國以後，陰陽之術興。始以五行，分配五帝。而呂氏春秋采之，月令又述之。遂以太皞爲木爲春，炎帝爲火爲夏，少皞爲金爲秋，顓頊爲水爲冬，黃帝爲土爲中央。但言其德，各有所主。不謂太皞先於炎帝，炎帝早於黃帝也。宣、元以後，讖諱之學日盛，劉歆遂以五行，相生之序，爲五帝先

後之序。而太皞遂反前於炎帝，炎帝遂反前於黃帝矣。然考之陽傳，前乎黃帝者，爲庖犧、神農，其序則不符。

假帝號以尊王，故有人爲之五帝。公羊成八年注：引孔子曰德合天者稱帝。即漢師之稽古同天。皆謂人帝，非是神帝。謂王歿，臣子尊之爲帝，以配天也。李斯曰：古者五帝，地方千里。易傳：伏羲、神農、黃帝、堯、舜，爲五帝；五帝紀中，少皞、顓頊、帝嚳，亦嘗帝天下，於是五帝，有八人。月令：因犧、農入三皇，則以帝嚳、堯、舜備之，故尙書中候，五帝有六。大戴禮、呂氏春秋：以黃帝、顓頊、帝嚳、堯、舜，爲五帝。展禽言祭法，全。皆爲人帝。史記索隱以少昊、高陽、高辛、唐、虞爲五帝。白虎通之五帝，有：有天下號，無天下號，分爲二說。此說，春秋已有，特不稱五帝耳。漢師以太皞、炎、黃、少皞、顓頊，爲五帝；梁武帝進少昊，而黜帝舜，五帝遂失終始。莊子天運，數言五帝，僅黃帝、堯、舜。以人帝兼神帝，惟黃帝、顓頊耳。而古義益晦。故世益晚，至民國之堯神、禹蟲說，則益相呼應耳。

初，王于亡後，始追稱曰：皇。然自秦始皇始，以中國之君，未亡則曰：皇帝。史稱秦自誇，係興義兵（非以暴力？），誅殘賊（用之于秦最合）。當天下大定，命宰相、御史等議帝號。丞相、御史、大夫、廷尉等奏道：謹與博士議曰上尊號，王爲秦皇。秦王批道：去泰著皇，采上古帝位號（此字多餘？），號曰皇帝。祖龍，誠有先見之明。未三年，即萬世爲終。又追其父，曰太上皇，簡直兒戲。楚國項羽，嘗自稱西楚霸王。見史記。

帝、皇爲神說

言神之五帝，分見晏子、屈騷；言人之五帝，分見管子、莊子、荀子；周官、呂氏春秋，則兼言之，而義不全。易緯、尚書：帝者天號。此，則言神之五帝。

西周著，無五帝之說。而人王之五帝，人神之五帝，全起於東周之書。

三皇，又有他說。河圖、三五曆：以天皇、地皇、人皇，爲三皇；史記：秦博士以天皇、地皇、泰皇（即人皇。泰，大也。人，爲萬物之靈），爲三皇，始皇說之。月令：春太皞、夏炎帝、中央黃帝，爲三皇。可見往古，伏羲亦在五帝之列。後者，則近天文、曆書，遂附焉。

荀卿首言五帝。呂不韋之月令，以五時不能備足，則承以顓頊；舊以共工，當黑帝，居水火之間；甚至顓頊之臣，勾芒、蓐收，亦列爲祠。足見其殊。屈原惜誦：令五帝以折中兮。注：謂五方神也。周官小宗伯：兆五帝于四郊。司服：王祀五帝。此言神也。五帝之祠，始于晉巫。郊祀志：晉巫祀五帝。又，亳人奏祀泰。方曰天神貴者泰，泰一佐曰五帝，按即蒼帝靈威仰，赤帝赤熛怒，黃帝含樞紐，白帝白招矩，黑帝葉光紀。皆帝名也。通卦驗則曰：太皇之先，與曜魄寶元。鄭注：曜魄寶，北辰帝名。帝王世紀：天地開闢，有天皇氏、地皇氏、人皇氏，或冬穴夏巢，或食鳥獸之肉；天皇大帝曜魄寶，地皇爲天，人皇爲太一；夫北辰，惟一曜魄寶也。始學篇則曰：天皇，號天靈。

周官有人之三皇，卻無神之三皇；秦神雖以皇爲名，然無三皇之祀。見郊祀志。而與泰（見荀子、莊子），三一，無關。謬忌奏，祀泰，曰：天神貴者泰，泰一佐曰五帝。按此謂逮秦亡，漢劉邦入關，問秦祠何帝？對曰有白、青、黃、赤帝之祠。

，邦曰當待我而具五也，乃立黑帝祠，命曰比時。見史記封禪書。故後有人上書言，古者天子，三年一用太牢，祠三一：天一、地一、泰一也。此三一說，乃出諸三皇，只謂人並不謂神。緯書所言天皇、地皇後，秦之三皇，遂湮滅矣！呂氏春秋：天地大矣，生而弗子，成而弗有，萬物皆被其澤，得其利，而莫知其所由始，此三皇、五帝之德矣！此說，遂將三皇五帝，會合一處。下至秦，秦博士曰：古者，有天皇，有地皇，有泰皇。三皇之名，遂定。

漢武帝時，有人上書，言古者天子，初，三年一用太牢，祠三一，天一、地一、泰一。鄭玄曰：太一者，北辰之神名。宋均曰：北極神之別名。秦博士則曰：古者，有天皇、有地皇、有泰皇，泰皇最貴。初，三皇五帝，皆爲神祇，不謂人也。泰皇出自泰，人皇即出自泰皇。莊子、呂氏春秋：皆言三皇。故鄭玄注中候：德合北辰者稱皇，德合五帝座星者稱帝。可作明證。詩稱上帝，謂昊天上帝。書稱肆類於上帝。周官春官：王祀昊天上帝。帝在先，王者配天，稱帝而在後也。已去古益遠也。

故上世，天有五帝，王亦五帝，巫之五帝，史言五帝也。

故史溯源說

身爲幾千年後之人，欲探往古，殊感棘手。面對近萬年之迷惘，甚至踰萬年，猶難斷之疑問。以史載缺，手蹟無，當若何以解？是將所獲之物，付諸碳十四。然僅能知斷代，卻無事實。即歷史、人物、情節，俱付闕如也！萬般無奈，只得自往浩瀚古書堆，尋求答案。幸自國之口授有史，未必後無筆載之人，使傳薪火。是中，不免有偽古者、魚目混珠者，當循理以定。至披沙睹

金，撥雲見日，則問快若何耶？

列子：燕昭王築碣石宮，師事鄒衍。昭王崩，惠王信讒，衍遂下獄，夏爲之降霜。北方有地，美而寒，不生五穀。衍吹律暖之，而禾黍滋。斯爲奇事，以質賢者。鄒，一作騶。史記：騶衍始爲閩大不經之言，稱天地剖判以來，五德終始，治各有宜；中國名曰赤縣神州。如赤縣神州者九；有裨海環之，莫能相通，如此又九；乃有大瀛海，環其外，天地之際焉！其說，本出於衍。而後世學者，又各以其意，增飾之耳。所謂天地，剖判五德，轉移者，亦如是而已矣！嗚呼！此語，古人以爲誕。當襄海歸來，必謂乃實語，舉世之大，信如此也！

羅泌於路史，嘗記其行禹土之廣，得諸史之艱。禮其審慎敬業，遂不敢忽。泌曰：自余季（少也）甫（始也）志學，遵（逮也、及也）通三經，且待且業。未嘗終日三商（漏列也。謂三刻也），不屬意于是史也。訪博士，适（疾也全病）異書。訊旅人，求金石之遺。豫（樂也、與也）是有益，雖奴、客必師，不知祈（禱求也）寒溽暑之爲毒。于衡、湘，得雲陽之從（隨也通蹤）；于廣都，得盤古之祀；于馮翊，得史皇之墓；于藍田，得尊廬之塚（方言：冢也）；于衡山，得祝融之廟（全棚、壩）；于長安，得陰康之冢；于肺山，得華胥之封（國也、疆也）；于黃龍，得女媧之碣（特立之石。非李斯碑碣）；于茶水，得炎帝之陵；于蛾眉，得黃帝之款（刻也、誌也）；于離，得帝鴻之坊（通墳）；于雲陽，得少昊之喩（冢也）；于咸陽，得慶都之箭（稍也竹器）；于大山，得有虞之文；于陳倉，得娥眉之殽（殽也假葬）；于商於，得女英之壘（冢也）；于杼山，得夏后之銘（記其功也）；一何多邪？又，予聞昆侖、矩纒、宛委、防山，

有黃帝之書；空洞、祝融，有唐帝之碑；泰山、箕山、青城、海隅，有古帝王文字；霍瀾、嵩岱、衡華、恆山、會稽、空洞、碓耳、碣石等處，皆有禹所記焉。天其使得歷而訪之，以詔于當來乎？又曰：予既得丹壺，名山之記，又得呂梁碑，獲逆（迎也、受也）帝王之世，乃知，天未喪斯文也！丹壺書云：皇次四世，蜀山魃魄六世，渾敦七世，陳戶十七世，皇覃七世，啓統三世，吉夷四世，几籙（釋史作渠）一世，狝隗四世，大巢二世，遂皇四世，庸成八世，凡六十有八世，是爲因提之紀。蒼頡一世，柏皇二十世，中央四世，大庭五世，栗陸五世，麗連十一世，軒轅三世，赫胥一世，葛天四世，宗廬五世，祝融二世，吳英九世，有巢七世，朱襄三世，陰康二（釋史作三）世，無懷六世，凡八十有八世，是爲禪通之紀，可謂備矣。而又有鉅靈氏、句疆氏；自句疆而下，次譙明氏，次涿光氏，以次至次民氏，如下所敘。總曰：循蜚紀，有號而無世。自是而上，亦惟有九皇氏、地皇氏、天皇氏。又上，而乃有盤古氏，基之，渾沌之說。其言，渾沌之初，所謂上無復色，下無復淵，爲說甚繁，非足貽訓，故紕焉！自無懷降，所敘與名山記，大同。此予之史篇，所取漱（全讞）者也！鉅靈之號，此世，所聞焉者也。豈非鵩冠子之所謂，尸氣皇者邪？予得是書，乃更爲之不疑也。然上之五紀，卒寂寥，而無詔系，不得而綴矣！茲亦可謂，富也！謹闕之，以俟。羅泌之作，止於此。此說，與典林博覽、釋史、廣博物志所載，全。

以路史所言，悉有依據。歷證鑿鑿，不可視爲荒村野語。故本書，亦不敢棄，遂取而從焉，故易繫辭：伏羲通神明之德，類萬物之情。詩譜：大庭、軒轅，逮於高辛。子思子：有扈氏之時，道上雁行，而不拾遺。天問：女媧有體，孰制匠之。鵩冠子：

稱成鳩氏。甚至六韜：昔柏皇氏、栗陸氏、驪連氏、軒轅氏、赫胥氏、尊盧氏、祝融氏（一本祕後文，大明所叙，復有：共工氏、渾沌氏、吳英氏、有巢氏、朱襄氏、葛天氏、陰康氏、無懷氏），此古之王者也；未使民民化，未賞民民勸，此皆古之善爲政者也；至於伏羲氏、神農氏，教民而不誅，黃帝、堯、舜，誅而不怒，古之不變者；有苗有之，堯化而取之；堯德襄舜，化而受之；舜德禹，化而取之。太公伏符陰謀：武王曰三皇之治，毋禮義，而民利之，何也。莊子：昔容成氏、大庭氏、柏皇氏、中央氏、栗陸氏、驪連氏、軒轅氏、赫胥氏、尊盧氏、祝融氏、伏羲氏、神農氏，當是時也，民結繩而用之。又有虞氏不及秦氏。又冉相氏、渾沌氏、狝韋氏、鵽冠子：成鳩氏。春秋命歷序：黃神氏、巨神氏、辰放氏、離光氏。洛書：次民氏。韋曜洞紀：自天地剖判，君世幸人，可得而言者，唯庖犧畫卦，神農作稼，黃帝輿服，最爲昭顯；其餘，非書記所述，難可紀焉。金樓子興王：容成氏、大庭氏、柏皇氏、中央氏、栗陸氏、驪連氏、赫胥氏、尊盧氏、祝融氏。通鑑外紀：驪連作黎連，後有共工氏（在）宗盧氏（之前），庸成氏、渾沌氏、吳英氏、有巢氏、朱襄氏、葛天氏、陰康氏、無懷氏。不知何以此本，略異。諸雜書，所稱諸氏，盛矣！惟有巢、燧人，功德在民，言之爲多，似非烏有者之言也！早年予於莊子，視以爲寓言。今睹述古，不敢失禮，當出之以莊重也。

遁甲開山圖：女媧氏沒，大庭氏王有天下，五鳳異色；次有柏皇氏、中央氏、栗陸氏、驪連氏、赫胥氏、尊盧氏、祝融氏、渾沌氏、吳英氏、有巢氏、葛天氏、陰康氏、朱襄氏、無懷氏，凡十五代，皆襲庖犧之號；自無懷氏已上，經史不載，莫知都之

所在。自注：自女媧，至無懷，十五代，合一萬七千七百八十七歲。尙書大傳：大庭氏王天下，五鳳並異。風，爲鳳之誤也。天中記引帝繫譜：天地初起，狀如雞子，盤古生其中，經九萬歲；次三皇及燧人氏，治二萬二千九百七十年。皇王大紀：驪連氏、栗陸氏、中央氏、柏皇氏、大庭氏、赫胥氏、尊盧氏、啓統氏（自注：一作渾沌氏）、吳英氏、朱襄氏、葛天氏、陰康氏、無懷氏，凡十三氏，皆祖庖犧氏。名次與外紀，則異。通鑑外紀自注：有巢氏有天下百餘年，或云百餘代；燧人氏有天下百餘代，八萬年或云一萬二千年（又自注：天皇至燧皇九十一代，一百八萬二千七百六十年）；庖犧氏沒，女媧代立，號女帝，是爲女皇，在位一百三十年；大庭氏；柏皇氏；中央氏；栗陸氏；驪連氏；赫胥氏；尊盧氏；渾沌氏；吳英氏；有巢氏；朱襄氏；葛天氏；陰康氏；無懷氏。自伏犧至無懷，一千二百六十年，或云五萬七千七百八十二年；女媧至無懷，十五君，襲庖犧氏之號，一千一百五十年，或云一萬七千七百七（自注：一作八）百八十七年，一云一萬六千八十年；宋均曰女媧至神農，七十二姓；譙周曰伏犧，次有三姓，始至女媧，女媧後五十姓，至神農。宋史稱劉恕，書過目成誦。然不善推理，卻言古無三皇五帝，三王五伯，辨之甚悉。如是之逆理害義，雖稱聖賢，猶當以改。苟無傷於理義，荒古庸俗之說，能不採乎？前代之經，雖不稱其數。惜恕未見，近世考古出土。奈何必欲去之，以冒天下也。視所著，繫年之動搖不定，論史當置恍惚之間。蓋讀不精純，理遂渾濁。以是所書瑣雜，語自欠工。外紀從漢書，然班氏之次忽異，爲不從古說，此史之次亦改。既從之，何又背之，胡猜繫年？此爲史乎？宋，本爲外族，使吾華之語文，爲之大變。不但此，即朝中諸大事，宋史

亦說不清，書不明，足以見矣！

帝王世紀：女媧氏沒，大庭氏王有天下，次有柏皇氏、中央氏、栗陸氏、驪連氏、赫胥氏、尊盧氏、祝融氏、混沌氏、吳英氏、有巢氏、葛天氏、陰康氏、朱襄氏、無懷氏，皆襲庖犧之號。按用庖犧二字，已見不古。又，自天地闢，設人皇以來，迄颺咸熙二年（西元二六五），凡二百七十二代，積二百七十六萬七百四十五年，分爲十紀。一曰九頭，至十曰疏訖。按至大庭以下十有五氏，皇甫謐帝王世紀，以爲並在庖犧之後；補三皇本紀則據三五曆，以爲並在庖犧之前；其說，紛紛不一。與世傳之上古天子，有燧人氏、女媧氏、大庭氏、柏皇氏、中央氏、卷須氏、栗陸氏、驪連氏、赫胥氏、尊盧氏、渾沌氏、吳英氏、有巢氏、朱襄氏、葛天氏、陰康氏、無懷氏等，遂不同焉。禮含文嘉：賁居子引譙周古史考：遂人次有三姓，乃至伏犧；伏犧次有三姓，始至女媧；鄭玄以大庭氏，是神農之別號。博雅：天地辟，設人皇以來，至魯哀公十有四年，積二百七十六萬歲，分爲十紀。曰：九頭、五龍、挺提、合雝、建通、序命、修肇、因提、禪通、流記。按是書，原稱廣雅。隋煬帝時易名，爲帝名廣耳。何以十紀，說異？或傳聞之誤。蓋古今文字有不同，遂轉訛耳。

春秋元命苞：天地開闢，至春秋獲麟之歲，凡二百二十六萬七千年，分爲十紀，其一曰九頭紀（即人皇氏），二曰五龍紀，三曰攝提紀，四曰合雝紀，五曰連通紀，六曰敘命紀，七曰循蜚紀，八曰因提紀，九曰禪通紀，十曰疏訖紀（自黃帝以訖於周）。漢嘉平中，沛相計掾陳晃上言：曆元不正，謂自開闢至獲麟，凡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。易乾鑿度、春秋元命苞：二百七十六萬歲，每紀爲二十七萬六千歲，每紀爲二十七萬六千歲。

廣雅因之。一曰九頭紀，二曰五龍紀，三曰攝提紀，四曰合雝紀，五曰連通紀。以是有商君畫策：昔者吳英之世，以伐木殺獸，人民少而木獸多。韓非子：有巢氏構本爲巢，以避羣害；燧人氏鑽燧取火以化腥臊。春秋緯：自開闢至於獲麟，凡三百二十七萬六千歲，分爲十紀。一曰九頭紀，二曰五龍紀，三曰攝提紀，四曰合雝紀，五曰連通紀，六曰序命紀，七曰修飛紀，八曰因提紀，九曰禪通紀，十曰流訖紀，流訖當黃帝時。

以是史記封禪書：齊桓公既霸，會諸侯於葵丘，而欲封禪；管仲曰自古，封泰山，禪梁父者，七十二家，而夷吾（管仲也）所記者，十有二焉；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，慮犧封泰山禪云云，神農封泰山禪云云，炎帝封泰山禪云云，黃帝封泰山禪亭略。

古樂篇歷記古帝王之樂：曰朱襄氏，曰葛天氏，曰陶唐氏，曰黃帝，曰帝顓頊，曰帝皓，曰帝堯，曰帝舜，曰禹，曰殷湯，曰周文王。尚書正義引管子：仲對齊桓公曰，古之封太山者，七十二家，夷吾所識十（有）二而已；首有無懷氏封太山禪云云；其登封者，皆刻石紀號；但遠者，字有彫毀，故不可識；則夷吾所不識者，六十家；又在無懷氏前；孔子睹而不識，又多於夷吾；是文字，在伏犧之前已自久遠，何怪伏犧，而有書契乎？

三國時人，張揖曰蒼頡爲帝王，生於禪通之紀。又，廣雅：天地闢，設人皇以來，至魯哀公十有四年（西元前四八一，庚申，獲麟）積二百七十六萬歲，分爲十紀，曰九頭、五龍、攝提、合雝、連通、序命、循蜚、因提、禪通、流訖；大率一紀，二十七萬六千年。尚書正義：如揖此言，則蒼頡，在獲麟前二十七萬六千餘年。是說，蒼頡其年代，莫能有定，亦不可以難孔也。又

伏犧前六紀，後三紀亦爲據張揖、慎到、徐整等說，亦不可以年斷。韓詩外傳：古封太山，禪梁甫者，萬餘人，仲尼觀焉，不能盡識。一作孔子登泰山，觀易姓而王，可得而數者七十餘人；不得而數者，萬數也。見天中記。則上古結繩，何廢伏犧前也？其蒼頡，則說者不同。世本：蒼頡作書。同馬遷、班固、韋誕、宋忠、傳玄，皆曰蒼頡、黃帝之史官也。崔瑗、曹植、蔡邕、陳靖，皆直曰古之王也。徐整曰：在神農、黃帝之間。譙周曰：在炎帝之世。衛氏曰：當在庖犧、蒼帝之世。慎到曰：在庖犧之前。按黃帝史官，曰倉頡。此，已蒼、倉，混稱也。

漢書音義：封禪於泰山者，七十有二人。桓譚新論：泰山之上，有刻石，凡千八百餘處，而可識者七十二。齊授梁策：遂古之載，肇有生人。皇雄、大庭之辟，赫胥、尊盧之后。元帝答王僧辨曰：攝提、洽維以前，栗陸、驪連之外。書契不傳，無得稱也。河圖真經鈎：王者封泰山，禪梁父，易姓奉度，繼世崇功者，七十有二君。

鄭玄六藝論：遂皇（燧人氏也）之後，歷六紀，九十一代，至伏羲。方叔機按禮記正義序引廣雅云：一紀，二十七萬六千年。禮含文嘉：賁居子：譙周以神農、炎帝，非一人。自神農至炎帝，一百三十三姓。或則以爲，路史之禪通紀，係本三國魏人張揖之說，則或未必也。

通鑑外紀：包犧紀後，載有注：易：元氣始萌，謂之太初；氣形始端，謂之太始；形變有質，謂之太素；質形已具，謂之太極，亦曰渾沌。五氣通運，二靈體散，爲天地之元，故離爲清濁。清以陽發，故氣沖爲天；濁以陰凝，故氣下爲地。天地形別，謂之二儀。以人參之，謂之三才。開闢至獲麟，二百七十六萬歲

，分爲十紀：大率一紀，二十七萬六千年，或曰二十六萬七千年；十紀者，九頭紀，一也，時有臣，無官位尊卑之別；五龍紀，二也，或云五姓紀，二十七萬三千六百年，是爲五龍，一云七萬三千六百年；攝提紀，三也，或云七十二姓紀，六百一十四萬九千五百二十五年，是爲攝提，或云括提，一云六十四萬九千五百二十五年；洽洛紀，四也，或云三姓紀，六千四十年，是爲洽洛，一云六千三十年；連通紀，五也，或云六姓紀，三萬二千年，是爲連通；序命紀，六也，或云四姓紀，四萬年，是爲序命，亦云述紀，鄭玄六藝論曰遂皇之後，歷六紀，九十一代，至伏犧，始作十二言之教，方叔機注曰九頭紀一，五龍紀二（原作五），攝提紀七十二，合洛紀四（原作三），連通紀五（原作六），序命紀六（原作四），凡九十一代，或云一百八十七代；循飛紀，七也；因提紀，八也；禪通紀，九也；流訖紀，十也，或云疏訖；或以爲十紀，自燧人已下；一云伏犧前六紀，後三紀；流訖紀，自黃帝爲始。按所說爲非解。

按此文，似未核實。文不簡練，語無倫次，不異妄言。然首載易說，具見識淺；後繫歲月，雖爲不經，然足供稽者參考，遂附焉。至於何謂初紀二十七萬六千年，二紀二十七萬三千六百年，三紀六百一十四萬九千五百二十年，四紀六千四十年，等等所述之年，不足二百七十六萬歲。所述之進化說，也不合一般常論。是中之異，惟作者知矣。居然敢言華夏撰史，諒已無自知之明矣！

廣博物志：春秋運斗樞：以帝鴻、金天、高陽、高辛、唐、虞，爲五代；史記亦言，黃帝崩，而昌意之子高陽立；少昊且無，況帝鴻邪？此鄭玄于書中候，所以依運斗樞，以帝鴻爲五帝，

而乃指之爲黃帝也！余觀內簡黃帝經，黃帝後，歷四世，乃至顓頊；設不之信，則少昊爲世，八十有四載，顓頊何由事黃帝哉；此其不足疑者，然班氏置之炎帝之前，則又失之。釋史：故太皞十五世，皆襲庖犧氏之號；神農八世，皆以炎帝稱，何獨黃帝之後，伯仲子孫，遞相授受，必世世殊稱，易運而列爲五帝也哉；春秋命歷序，黃帝傳十世，少昊傳八世，顓頊傳二十世，帝嚳傳十世，此雖緯、讖雜說，不足深信，然足以補遷史之疏，可濟諸說之窮，似未可盡棄也。楊慎曰：嘗見呂梁傳，載后稷至季歷，猶有十七世。而太史公作周紀，拘於國語，周十有五王之說，皆指賢而有聞者，而言也。非僅十五世也，太史公亦迂哉！以有此迂在，故後之漢書，也難脫此嫌。漢書表：太昊帝必羲氏、女媧氏、共工氏、容成氏、大庭氏、柏皇氏、中央氏、栗陸氏、驪連氏、赫胥氏、尊盧氏、沌渾氏、吳英氏、有巢氏、朱襄氏、葛天氏、陰康氏、乚（無）懷氏、東扈氏、帝鴻氏。按名號，皆後人所加。如太昊，不可能先有名，後遂發明罔罟。然證以莊子、管子等書，顯見乃班固忠於當代之史事，而疏於哀集舊聞，所致。先儒曰：女媧至無懷氏，十五帝；臨魁至榆罔，七帝；承襲犧、農而王。亦附從漢書言也。誤導後人研究，影響菲淺，此亦美中不足之事。

王氏碑版廣例：古稱封泰山者七十二家，勒石千八百餘處，今傳於世，自秦刻石以外，無聞焉。按獨夫秦始皇東行，立石頌秦德（不知何德？有德，何以四十年，而亡）。凡六，唯嶧山一刻，不見於史記本紀。六石，今僅琅邪臺一刻，尚存諸城海神祠內，然剝泐殆盡，幾難辨認，拓本僅十行；泰山自玉女池頂，徙碧霞元君廟，乾隆初毀於火，殘石存十字；嶧山，唐時焚於野火

；另三刻久亡。或者賊生前喜焚書，遂刻石亦焚之矣！

末附北宋偽書，以見議之者眾。三墳：太古之人，皆壽盈易，始三男三女，冬聚夏散，食鳥獸蟲魚，草木之實；而男女構精，以女生爲姓；始三頭，謂之合雄（或作合雉）紀，生子三世；合雄氏沒，子孫相傳，記其壽命，謂之敘命紀；通紀四姓，生子二世，男女眾多，羣居連連，從強而行，是謂連通紀；生子一世，通紀五姓，是謂五姓紀；天下羣居，以類相親，男女眾多，分爲九頭，各有居方，故號：居氏方沒，生子三十二世，強弱相迫，欲生（一作相）吞害，中有神人，提挺而治，故號：提挺氏；提挺氏生子三十五世，通紀七十二姓，故號：通姓氏。後即有巢，燧人。尙史評：文不雅馴。按僅敘四紀，初無紀，末號通姓氏，不通。文既草率，理亦牽強。此爲異族墮宋，以僞著堪輿說，同爲亂華之作，不贍練也。爲此，世序古史者，往往亦采之。然正視者，以爲謬莫甚焉！蓋尙書，起於唐虞。史記始自黃帝；譙周、皇甫謐則推至伏羲氏。張揖、徐整以後諸家，遂上溯開闢之初。豈非時愈近，其稱引愈遠；世愈晚，其傳聞愈博乎？左氏春秋傳：好稱引上古。故炎、黃以前事，皆不載。其時，則在焚書之前。何以後人所撰，更詳於古？是等人，如生今世，眼見考古，長於國史，考古之物紛出，不知當作何言。謂無此事乎？或他國人所爲乎？

希望未來，能由國家，委一執事，如予之纂此書。合編一部，較史記更充實之夏、商、周三代史。旁及所有，未採用之書在內。深信於國家、世人，必大有益焉！

三皇、六十四民說